



巧断金钗案

（清）李渔著

责任编辑 杨清禄
封面设计 姚志远

巧断金钗案

(中篇曲艺选)

彭中岳 毕士臣等著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25印张 236千字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0

书号 10099·1428 定价0.77元

目 录

- 巧断金钗案（中篇曲艺）……彭中岳 毕士臣(1)
- 三断奇案（中篇曲艺）……武斌 彭中岳 毕士臣(119)
- 巨野烈火（中篇曲艺）……彭中岳 丁书东 毕士臣(219)
-

巧断金钗案

(中篇曲艺)

彭中岳 毕士臣

回 目

第一回	无义翁蓄谋辞佳婿 有情女设计济贫郎.....	3
第二回	用虚情欺蒙慈老太 动邪念引诱善小姐.....	16
第三回	含羞耻小姐寻短见 受委屈公子遭官司.....	31
第四回	顾员外不改杀人念 孟夫人难移救生心.....	46
第五回	究实情重审犯罪者 追根底初探告状人.....	62
第六回	察假案明训卜子正 寻真赃暗访梁尚宾.....	77
第七回	薄命女寻死叹薄命 无情郎偷生更无情.....	90
第八回	作案人受审入法网 蒙冤者被放出牢笼	103

第 一 回

无义翁蓄谋辞佳婿 有情女设计济贫郎

陈御史巧断金钗案，
这桩奇闻四方传。
故事曲折多变幻，
凄惨悲壮动心弦。
事出在江西赣州石城县，
时间是大明朝万历十一年。
有一位爱民如子的鲁廉宪，
百姓夸他是清官。
秉公执法不偏袒，
不义之财全不贪。
倒落得朝廷疏远同僚怨，
没剩下金银和庄田。
只养下鲁学曾一个宝贝蛋，
自幼在南学念书篇。
提亲的媒人来往不间断，
鲁廉宪挑来拣去没定弦。
这一天，顾员外亲自托人来求见，
想着从中把线牵。

两家是几代交往常见面，
鲁廉宪深知那小姐美而贤。
这才乐意把头点，
门当户对结姻缘。
媒人双方传书柬，
可就是尚未下聘把亲搬。
鲁学曾不幸母亲下世去，
老父亲又调外地去做官。
剩下他一人在家多不便，
也只好跟随父亲离家园。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一晃就是好几年。
鲁廉宪操劳过度把病患，
鲁学曾终日服侍不偷闲。
怎奈是医治无效把气断，
撇下了学曾更凄惨。
扶灵柩只把故乡返，
灵前守孝整三年。
渐渐地家郎院公都走散，
仅有的土地钱粮全花完。
只有个奶妈还把公子恋，
留下来照顾学曾吃和穿。
人到难处想亲眷，
总盼着岳父晓知来成全。
谁料想顾员外是个势利眼，
对这门贫穷的亲戚早厌烦。

他暗暗拿定大主见，
这一天对着夫人作商谈：

“夫人哪！

咱的家私值万贯，
只养得一女在膝前。
恨只恨当初提亲无远见，
竟然与鲁家结姻缘。
订亲时他家虽说为官宦，
可如今人亡家败断炊烟。
咱女儿要嫁与这个贫穷汉，
一辈子也难出深渊。
此时若不早打算，
会耽误女儿一百年。
依我说，不如与鲁家把亲断，
给女儿另把高门攀……”

孟夫人闻听把气叹：

“老爷啊！你说此话欠周全。

咱女儿幼时与公子见过面，
青梅竹马两不嫌。

再者说，当初订亲你情愿，
咱应该纵有变故无怨言。

门婿虽说家道变，
可亲戚相顾理当然。

依我说接公子住到咱家把书念，
我里外照顾不嫌烦。

俗话说人穷志不短，

说不定门婿日后能升官。
咱若是与他把亲断，
岂不叫外人作笑谈。
况且是咱女儿做事有主见，
要退亲，她是定然心不甘。
可不要弄巧成拙落埋怨，
闹得全家都不安……”
孟夫人苦口婆心将夫劝，
顾员外仍打自己的鬼算盘：
“哼！你头发长来见识短，
咱怎能眼看着女儿火里钻？
鲁学曾命中注定的穷光蛋，
是泥鳅怎能成龙上青天！
就算那乌纱帽稠得象雨点，
也落不到穷鬼他身边。
我的心思难改变，
你再多嘴也枉然！
咱就按我说的办，
退亲话，让那穷鬼自己谈！”

孟夫人听后，沉吟良久，才委婉地说：“老爷，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了。想咱那门婿乃是老实厚道之人，他怎会自己提出退亲的话呢？”

顾员外冷冷笑道：“我自有办法：立即差人去催那穷鬼前来下聘，然后抬亲。想他衣食无着，哪能操办起聘礼？无计可生时，不怕他不写退亲书。只要落笔，就不怕他反悔。打官司咱也不怕。你快去劝劝女儿，她愿意得答应，不愿意也

得答应。我去东庄会朋友，三日之后回来，你要与我办妥啊！”顾员外不听孟夫人再劝，扬长而去。

孟夫人万般无奈，只得暗压怒气，慢悠悠走到女儿房中。

她女儿顾金秀正和丫环春梅一块绣鸳鸯花枕。一见母亲到来，急忙站起，请母亲坐下，笑嘻嘻地说道：“母亲到此，有何训教？”

孟夫人长叹了一声，支走了丫环，便把顾员外如何嫌贫爱富要昧亲之事说了一遍。

顾金秀闻听此言，犹如晴天响了个炸雷，只惊得目瞪口呆，一头栽到母亲怀里，就呜呜地大哭起来了。

顾金秀一听要把亲事退，

犹如晴天响炸雷。

一头栽到娘怀内，

又哭又诉甚伤悲：

“娘啊！

俺爹他把良心昧，

嫌贫爱富理太亏。

当初两家门户对，

爹爹他亲自托人去说媒。

现如今鲁家不幸家业毁，

咱怎能不救危难往外推？

好不该见人落井把石坠，

两家的深情厚谊一风吹。

我与那鲁学曾自幼合心肺，

愿和他白头偕老紧相随。

虽说是多年未见情未退，
我爱他诚实忠厚有作为。
盼只盼，他守孝期满成婚配，
谁料想棒打鸳鸯两处飞。
既然是爹爹执意把亲昧，
也休怪女儿违家规。
我活是鲁家人，
死是鲁家鬼，
誓死也把他跟随！
求母亲恕儿不孝罪，
儿不能养老送终把娘陪！”
行说着扑通一声双膝跪，
磕着响头把地捶。
又呼的站起如酒醉，
疯疯癫癫发了威：
哧哧哧！把鸳鸯枕头撕粉碎，
叭叭叭！摔毁茶壶细瓷杯。
一把剪刀捞手内，
对着咽喉猛一挥。
孟夫人上前忙拦住，
惊慌失措喊春梅：

“哎呀，春梅快来！春梅快来！”

丫环春梅被孟夫人支出来以后，心中暗暗猜想：夫人亲自来到绣房，又撵我出来，到底有何急事？便悄悄地躲在门旁偷听起来。忽然听得屋里砰砰叭叭一阵乱响，正想进屋，恰巧夫人喊她，急忙跑进屋来，上前夺过小姐手中的剪刀，

用力将小姐按在床上。顾金秀见寻死不得，便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孟夫人只吓得浑身筛糠，心中毫无主张。丫环春梅刚才在屋外已听清事情原委，心中忽然想起个主意，便劝说道：“夫人、小姐不必难过，奴婢倒有一计。”

孟夫人急忙问道：“春梅，有何良策，快快讲来！”

春梅说道：“员外爷不是要逼鲁公子前来下聘礼，下不起聘礼就得退亲吗？”

“是啊！”

“鲁公子眼下家中贫寒，难以行聘。夫人就该瞒过员外，差人暗把公子请来，多赠给他些金银财物，叫他备些聘礼，送到咱府，员外爷就没法借口退亲，岂不成其美事了吗？”

顾金秀也止住了哭泣，眼泪巴巴地望着母亲说道：“娘！春梅所言，倒也使得。你就该速速派人与鲁公子送信才是啊！”

孟夫人一时没有言语，情知此事干系重大，倘被老爷晓得，定会闹翻，自己不好定夺。可又一转念：天大事也没救女儿性命要紧。万般无奈，只得差春梅去把老园公顾成找来，吩咐道：“顾成，你速到城东鲁家村去告诉鲁公子，叫他今夜前来，后门相会，不可泄露，定有重赏。”

那顾成在路上已听春梅说了事情真相，此时不再多问，出离府门，直奔鲁家村去了。

老园公顾成奉命动了身，

迈步直奔鲁家村。

鲁家村离此不过十多里，

顾成他累得浑身汗津津。

走进村庄忙寻问，

找到了鲁家的破柴门。
看了看门上无人自己进，
只见那院子以内阴森森，
断墙残壁房屋破，
遍地杂草和灰尘。
两间厨房塌间半，
缺柴少米烂碗盆。
老园公越看越难受，
腹内辗转暗思忖：
唉！尽说宦家门户倒，
谁怜清官子孙贫？
老园公站在院内高声问：

“家里有人吗？”

“谁啊？”

从屋里走出来妈妈老年人：

“你找谁啊？”

“鲁公子在家吗？”

老妈妈闻听是找鲁公子，急忙答道：“他不在家，到梁家村他姑母家去了。”

“这……”老园公顾成愣了一下，随又问道，“不知公子何时回来？”

老妈妈答道：“天黑方可转回。不知找他有甚急事？”

顾成看了看院内无人，便放低声音，将顾员外生心昧亲、孟夫人有意成全、要鲁公子今晚后园相会之事，详细说了一遍。叫她速差人把鲁公子找来。并再三嘱咐道：“这是夫人的美意，趁顾员外不在家中，今夜专等公子前往，切莫错过

良机啊！”嘱咐已毕，急忙出门去了。

老妈妈眼望顾成走远，心中想道：此事不可迟缓，也不好另托外人去找公子，只好自己亲去一趟，免得误事。想当初夫人在世的时候，我也曾跟着到梁家村走过亲戚，路径倒也记得。主意打定，安排好邻居帮她看着门户，便一步一跌地到梁家村去了。

单说鲁公子的姑母家，也是个官宦门第。姑父已死，只剩下姑母和一个表哥。表哥名叫梁尚宾，自幼娇生惯养，浪荡成性，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家业即将被他卖净，只是比鲁家稍强些。常言道：儿大不由爷，姑母对儿子也无可奈何。

鲁公子因家中断炊三日，无法可想，只得前来找姑母借些粮米，以便度日。在梁家正吃饭时，老妈妈便赶到了。

鲁公子一见老妈妈累得气喘吁吁，就知定有急事，上前搀住问道：“妈妈，家中出了何事？”

老妈妈缓了一口气，便将孟夫人派老园公到家送信的事，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梁母让妈妈坐下吃饭，回头对鲁学曾说道：“这是孟夫人和小姐的一片好心，侄儿就该快去才是。”

鲁公子自然是心中不胜欢喜，巴不得一步跨进顾府。可猛然想起自己的穿戴破烂不堪，怎好去见岳母、小姐？不由得长叹一声，扑嗒嗒，眼中掉下泪来。

鲁公子二目泪纷纷，
看了看自己的穿戴好伤心。
常言道：穷站街头无人问，
富居深山有远亲。
我家如今多贫困，

事事处处得求人。
万般无奈叫表哥：
“表哥，我这样咋进顾家门？
请表哥借给衣帽遮遮丑，
日后再报你的恩。”
梁尚宾闻听表弟把衣借，
暗暗地起了不良心。
暗想道：表弟今夜把亲认，
顾家定要赠金银。
他和我本是表兄弟，
论相貌与我近几分。
又何况两家十载未见面，
鲁学曾已经长成人。
我何不玩个鱼目把珠混，
给他个以假来乱真。
今夜晚，冒充学曾把亲认，
顾小姐，孟夫人，
黑影里咋能认出我梁尚宾？
把她的金银财物骗到手，
说不定还能先占小姐的身。
我宁愿花下把命尽，
落一个风流小鬼也甘心。
再者说，我已跟田家把亲订，
老岳母几次捎信催完婚。
我正好将得到的财物去下聘，
把俺那田氏小姐娶过门。

这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
干慌慌不如在家蹲。
我还得设法把表弟来蒙混，
叫他今天莫回村。
随说道：“穿戴打扮很要紧，
为兄我好衣不多只一身。
我还要岳母家中把病问，
天黑才能回家门。
依我说，今夜不可把城进，
谁知道顾家安的什么心！
常言道：富豪之家不好进，
不知他墙多高来院多深。
顾员外一向多残忍，
难断定这桩好事假与真。
你岳父既然生心把亲昧，
你岳母岂能不嫌贫？
倘若是黑夜她把你暗害，
你可往哪里把冤伸？
要去明天一早去，
不进后门进大门。
让街坊邻居都知晓，
量他不敢暗害人！
你先在这里住一晚，
切莫急躁等明晨。
梁尚宾口蜜腹剑假亲近，
鲁学曾万分感激笑吟吟：

“表哥你想得真周到，
这就叫知人知面不知心。”
吃罢饭，老妈妈就要回家去，
一旁又惊动梁尚宾。
心里想：老妈妈回家不要紧，
怕的是顾家今晚再去人。
要听说鲁学曾未曾回家去，
我这个假姑爷就难装成真。
倘若是包子掉底露了馅，
脱不了送官问罪把监蹲。
想到此上前忙拦住：
“请妈妈不必转回村。
你一路劳累多辛苦，
在我家歇息几天养养神。”
“是啊！”梁母她以为儿子是好意，
强留下公子主仆两个人。
梁尚宾跑进自己书房内，
崭新的衣裳换一身。
插花俊巾头上戴，
锦缎蓝衫颜色新。
腰扎丝绦双垂穗，
足穿着湘鞋绣着勾勾云。
您看他洋洋得意出村去，
顺扑着县城往前奔。